

庄子思维模式新论

(上)

第一章 东方文明与庄子思维方式

第一节 先秦科学思维之发端

人类文明之崛起，与科学昌盛休戚相关，而科学昌盛之标志，实乃科学思维之发端。世界两大古文明发源地希腊与中国，代表东西两类科学文化之殊相，亦反映两种思维方式之走势。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过：“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，中国人一直倾向发展辩证逻辑。与此相应，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期，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。”^①

科学思维的萌芽，可以推及到远古。以农耕为基本生存方式的华夏民族，历古以来，与荒壤、洪水搏斗过程中，审天度地，概括出‘五行’思想，渐次发展成为相衍、相生、相克、相成，反映物质运动规律的学说。《周易》原本是一部占卜典籍，用以汇录周先民半定居、半游牧时期测定草原方位、进行掠夺械斗、耕作狩猎等实况。《周易》主要推演方法是阴阳、八卦、爻变，演绎相生，反映了事物内部对立面转移、衍生、变化的思想。一种整体性、序列性很强的思辨方式，已开始从神话、宗教、巫现中离析出来，渐次形成人们观察世界、改造世界的一种有效手段。

① 李约瑟，《中国科技史》第3卷，第397页。

为,《庄子》内篇思想所反映的时代,不是汉初而是战国中期,而内篇中的题目却是淮南王刘安门客所加。①

近年来,刘笑敢提出,内篇中只有‘道’‘德’‘命’‘性’、‘精’‘神’等概念,而在外、杂篇中,这三个复合概念,出现 30 多次。说明《庄子》内篇,早于外篇和杂篇。并从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孟子》中,参照有‘道’‘德’‘性’‘命’、‘精’‘神’的存在,但没有‘道德’‘性命’‘精神’连用词存在;而在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中,却发现这些连用词。从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上,来说明‘内篇’早于‘外’‘杂’篇。还认为,内篇为庄周著述,外杂篇为述庄派、黄老派、无君派所著。② 他的基本观点与罗根泽相近。

从以上争论情况来看,关于《庄子》书‘内篇’‘外’‘杂’篇真伪之辨,已经陷入了“非此即彼,非彼即此”不可自拔的境况。肯定内篇的,就说外、杂篇是伪作;肯定外、杂篇的,就说内篇是伪作。这样各执一词的说法,破坏了《庄子》一书内在体系的统一性与完整性。

一、现存的《庄子》书三十三篇,一般说来,都是庄周自著和手定的书。在‘外篇’和‘杂篇’中,较多混杂庄周弟子与后学所窜入的章节与文字,基本上也反映庄周的思想;‘内篇’七篇,自成完整的体系。一般都认为是庄子的手著,其实也未必尽然,也有后学者窜入的痕迹。所以应该把《庄子》书,看作基本上是庄子所著,同时也有庄子后学们阐发的内容,反映了庄周学派完整的思想体系,不能以真伪论是非,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。

二、从现存《庄子》的内容来看,始终贯穿一条“内圣外王”

① 张恒寿:《论〈庄子内篇〉产生的时代及其篇名之由来》见《文史》1979 年第 7 期。

② 刘笑敢:《庄子哲学及其演变》,1988 年版。

始进入对人体思维机制自我认识的阶段。

发生在周秦之际的“百家争鸣”，是我国古代学术繁荣，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。儒、道、墨、名、法、阴阳等各派，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次上，都促进科学思维的发展。由于各派学说的内容不同，诸子的知识修养与知识结构参差不齐，即古时所谓“诸子异说”、“百家异方”，在观察问题、分析问题的角度与方法亦不尽同，与古希腊比较单向发展形式逻辑的道路不同，先秦时诸子百家在发展辩证逻辑同时，也发展了形式逻辑。战国时期的名家、后期墨家、儒家如荀况，对形式逻辑的发展，都作出了重要贡献，而道家、儒家后期则侧重于辩证思维的阐发和著述。其余诸如兵家、农家、医家、阴阳家等，则在军事、农业、医学、天文、地学……各门学科中发展辩证思维。在先秦时期，我国科学思维的发展，较世界其它民族而言，有一个较为完备而全面的演进历程，这并非虚妄不实之言。为举世瞩目的中华民族，两千多年来科技文化占世界领导地位的优势，就雄辩地证实这一点。

擅长于辩证思维的道家，是先秦科学方法论奠基者。道家提出“道”为本源；“道”、“精”、“物”一元两体的宇宙观，为科学思维，提供了认识自提“道”、“精”、“物”，为道家体认物质结构三要素。《老子》开章明义就是：“观微”、“观窍”、“同归于玄”，就指出了“观物”、“察精”、“体道”认识三要点。老子的“为道日损”与“为学日益”双重认识法，《庄子》的“接”、“谋”、“冥”三重认识法，合理说明认识方法，由浅入深的结构层次性。但是惜乎“道家”的重点在于“论道”，对其他认识层次以及认识总体之间关联性缺乏透澈而贯通的说明，由此而造成后世学者对道家认识方法的误解，使它蒙上神秘主义光晕。高士其说过：“由于科学的发展和前人对思维的认识结果，使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注重自知的阶段，强调自我认识的阶段。人类对思维的长期观察、探索、研

究、认识所积累的经验与知识，也已经到了系统总结和整理的时候，到了拿出成果、普及成果的时候”。^①就此意义，今天对《庄子》思维方法的研究，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。

第二节 汉楚文化合流与道家思维

春秋战国，是“古今一大变革之会”。文化裂变，乃是文化溶汇之前奏。先秦文化流变的走势，首先表现为汉楚文化之合流。

与古代北方晋冀豫、齐鲁地区恪守古代经典教义、祖宗遗训、陈陈相因的礼教传统不同，发源于古代江汉流域的楚文化是一种活泼的社会形态，很少程式，蕴含着勃勃生机。

楚文化有浓郁的地区色彩。“楚有江汉川泽之饶：江南地广，或火耕水耨，民食鱼稻，以渔猎山伐为业。果蓏蠃蛤，食物常足。故皓甌生，而亡积聚，饮食还给，不受冻饿，亦亡千金之家。信巫鬼，重淫祀。”^②富饶的生存环境，粗放的耕作方式，宽足的生活习俗，旷达的民族心理，富于浪漫色彩的多神信仰……，这些都是酿成楚文化诸社会形态的基本要素。

楚民族遵循‘天事武，地事文，民事忠信’；忠于民而信于神’^③“忠民”是原始氏族群体民主制的遗风；“信神”是原始宗教敦厚、朴实感情的延伸，此两者与正在迅速发展的封建因素相结合，形成楚文化的基本观念形态。加之，长期以来，在对外争霸、兼并战争，对内与保守贵族势力政治斗争磨炼中，养成驃悍犀

① 《关于思维科学·代序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。

② 《汉书·地理志》第6册，第1666页，中华书局1992年版。

③ 《国语·楚语》，世界书局1936年版。

利、灵活机变的战斗风格和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，促使楚文化迅速发展。

自远古时代起，三苗在江汉地区建立起许多氏族的集合体，创造出光彩夺目的古文明，具有悠久历史传统。自西周初期，熊绎受封丹阳，经过武、文、成、穆四代君主励精图强，楚由一个蕞尔小国一跃而成为雄踞江南的大国。至楚庄王时，“并国二十六，开地三千里。”^①称霸中原，问鼎周室，国势极为强盛。其后，凭借雄厚的政治、军事实力；南平百越，北并陈蔡，却三晋，西伐秦。^②楚文化的影响，亦很快扩散到四方诸国。

道家发源地是世称中原之地的陈、宋等国，介于三晋、齐鲁、荆楚之间，历来为东西、南北交通之要冲。楚灭陈、宋等国以后，成为最先接受、融汇楚文化地区之一。

道家创始人老聃生于陈国，做过周王室的柱下史，掌管王室典籍文献。据高亨考证：老聃即为老阳子。公元前520—516年，氏族贵族刘蚘先发制人，挑起战乱。王子朝率领旧官、百工之失职失秩者反叛不成，带着王室历史典籍逃至楚国，老阳子也随行之。《老子》书的作者虽有争议，而老子思想归流于楚文化，似尚无异论。《老子·三十八章》中说：“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，……是以大丈夫处其厚，不居其薄，处其实，不居其华。”老子菲薄礼治与仁义，主张忠信与敦厚的宗旨和崇尚自然，不拘程式、因势利导的精神，与楚文化相一致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。

道家重要人物庄周，宋国人，曾为漆园吏。对儒家经典与诸子学说说了如指掌，对老子思想更深悟其要旨；对当时南方的神话、典故、气功的研究很有造诣，其文颇具《离骚》之风范。故《史

① 陈奇猷：《韩非子·有度篇》，第85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。

② 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，第2168页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
记·庄周本传》称曰：“其学无所不窥，然其要归本老子之言。

《老》与《庄》，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两部宏文巨著，当为汉楚文化交汇的产物。

南北文化的交融，冲破狭隘的地域性的文化传统与思想模式；促使人们开阔视野，观念更替，意境翻新。春秋战国诸学派中，儒家以‘习知’为主要手段，在古代文化遗产整理与伦理道德观念更新方面，做出积极的贡献。墨家以‘参验’为主要手段，对社会利弊进行深刻反思，脚踏实地实践躬行，并对古代自然科学理论与形式逻辑理论总结取得重大进展。而真正从宇宙人生更高层次上做总结性概括是道家。老子首先提出“道法自然”的思想。庄子的‘原天地之美，达万物之理’，是一种在现实知识基础上运用形象直觉思维的方法，去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和法则，突破了原来的传统思维方式。

在‘华夷之辩’中，儒家奉行保守封闭的原则；‘尊王攘夷’，反对华夷变通。孔子对外来文化采取不相融通的姿态，是传统文化独尊主义者。墨子比他开通，把‘兼爱’‘互利’的原则用在华夷关系上。他以夏禹治水为例，说明治水不仅有利于北方人民，对南方人民也有利。“此言禹之事，吾今行兼矣！”^①可见墨子的“兼爱”在华夷关系上也是能融通的。道家更主张在文化上的包容。以当时有名的‘楚人遗弓’的典故而言，孔子主张“楚人之弓，楚人得之”，反映了一种民族本位观念。而老子则不然，他认为“楚人之弓，天下人得之”，这种不拘华夷畛域的思想境界，确实要比儒家开阔得多。尤以‘道’作为一种高度概括的思想观念，显得广大博涵的包容性、渗透性与变通性，这无疑对促进当时南北文化交流与融汇，起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
① 《诸子集成·墨子闲诂·兼爱中》第4册，第69页。

第三节 老庄思维方式异同论

庄子与老子在思想体系上有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，也有各自相异之处。分析老庄思想异同之点，揭示其思维方法上共相与殊相，有利我们对道家思维概貌的了解。

《庄子·天下》篇称道老子为“古之博大真人”，赞扬他的学说似“溪谷而受天下之归也”。《史记》把老、庄列在同一传内，说庄子思想“本归老子之言”，突出了他们间的师承关系。西汉初期，因社会上盛行黄老之学，一般不以老、庄并论。从《汉书·叙传》中记有“嗣虽修儒术，然贵老严之术。”（因避明帝讳，故改庄为严）看来，西汉后期已有治老庄学术的。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中，有老、庄连用之句：“今以曲俗咫尺之羞，灭无资躯，殆非老庄之谓也。”这是较先出现的老庄连用之语。老庄在思想上联系是无可否认的。魏晋时的玄学，多以庄配老，以老庄为宗，儒道互补，一扫繁冗的经学考证之风。以后解老释庄代有传人。道家在历史上确保第二学术流派的地位，是老子与庄子为它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。

一般说来，老与庄共同崇奉自然，提倡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以“道”为根本，以虚静应物。然而庄子似乎更重视“道”的统一性、均衡性，以及主体对“道”的适应性。他说：“上与造物者游，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。其于本也，弘大而辟，深闳而肆；其于宗也，可谓稠适而上遂矣。虽然，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来不蜕，芒乎昧乎，未之尽者。”^①这是庄子学派对“道”的性质以及体“道”方式的描述，与《老子》的言“道”相比，就显得深

① 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·天下篇》第4册，第109页，中华书局1961年版。

刻、全面。

明末清初硕学王夫之,在《庄子解》中谈到这一点:“庄子之学,初亦沿于老子,而‘朝彻’、‘见独’以后,寂寞变化,皆通于一;而两行无碍,其妙可怀也,而不可与众论论是非也。毕罗万物,而无不可逍遥;故又自立一宗,而与老子有异焉。”说老子的“道”,经庄子的发展,进到“不可与众论论是非”的境地。所以自庄子“朝彻”、“见独”以后,便从老学中分离出来,自成一宗,开创了庄子学派。王夫之的分析,是很有道理的。

那末,什么是‘朝彻’、‘见独’呢?这在《庄子·大宗师》篇中记南伯子葵问女偶对话中可知,女偶对南伯子讲“闻道”过程时说:

三日能外天下;七日能外物;九日能外生(置生死于度外),而后能朝彻。朝彻而后能见独,见独而后能无古今;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不生者不死,生生者不生。其为物无不将也,无不迎也,无不毁也,无不成也。其名为撝宁。撝宁也者,撝而后成者也。

这里的‘朝彻’、‘见独’是指参悟自然大化,把握‘道’的机枢;‘撝宁’是‘得道’的手段。一种静功参悟大道的方法。“朝彻”、“见独”、“撝宁”就是心灵保持清净,不存种种杂念,进入物我两忘境界,把握‘道’的机契;寂寞变化,皆通于一,而两行无疑,才能自如地应付万事。

的确,与庄子‘朝彻’、‘见独’的理论相比较,老子的‘守一’、“抱朴”就显得不足了。老子‘体道’,侧重于‘知雄而守雌’;‘知白而守黑’。这种知守之道,正如后人所批评的“知者博大而守者卑弱”,在理论上不若庄子所说‘阴阳两行’自然贴切。由此可见,庄子的‘朝彻’、‘见独’以及‘性命双修’的‘撝宁’之法,在思雄理论上有其自成一统之体系。

“朝彻”“见独”是《庄子》整体思维的重要环节。《庄子》的整体思维，借助于以气养气的入静之法；“欲静则平气”“纯气之守”，以达到参悟大道的一体性。入静即是通过自身的气运动，反过来领悟“道”的和谐、宁静的哲理。炼气是修养入道的途径，修养入道又是炼气的延伸、扩大。在这里，《庄子》的气与思维认识能浑然一体。

老与庄虽都采用整体思维与形象体认法，但由于具体条件不同，他们的具体思辨方式与纯熟程度也各自相异。现列四点说明之。

一、老、庄都提倡“以不知而知之”，但在具体思维方法上，老子主张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无为”。这是一种渐损法，以渐损达到“体道”的目的。而庄子较多采用跳跃式体道方法，《庄子·徐无鬼》中“恃其不知而后知天之谓也”就是以非常规性的突发思维，达到对“道”的豁然贯通。实际上，是基于先验感知，能直接把握事物本质的一种手段。这里表明虽说老、庄两者，都是直觉体认，但反映在方法与程式上还有不同的地方。

二、老庄都主张“抱一”“守朴”。然老子主“贵柔”“守弱”，以此为手段达到“无为而无不为”。庄子则不同，他主张的“两行并进之法”，即是“王夫之所云：‘进不见有雄白，退不屈为雌黑，知止于其所不知，而以不持持者无所守。虽虚也，而非以致物。……而谓内圣外王之道。’”^①看来，庄子比老子更善于控制阴阳刚柔之道，能从阴阳刚柔的转换进退中，居“环中”握“道枢”以应万方，来处理纷纷繁繁的世事。这就是庄子所谓“内圣外王”之道，比老子的“守柔雌退”之法，确实高出一筹。

三、老子与庄子同尊“清虚之道”“玄观之术”，但他们在理

① 王夫之：《庄子解·天下》，第284页，中华书局1964年版。

解和把握上也有所不同。老子主张‘混同’之说，塞兑、闭门、和光、同尘。而庄子运用寓言形式，借用孔子的口，说出一番“玄观”的道理。

“仲尼曰：‘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游心乎德之和；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，视丧其足犹遗土也’。”^①

在这里，庄子把万物看做同一的整体，所以也无所谓“损丧”了。他已经看到万物的极终归宿是一样的。从“道论”体系上说，庄子比老有更深认识。在“体道”把握上，庄子提出心灵要作整体观，不拘泥于一隅，也比老子深刻。老子“混同”的体道方法，只能朦胧触及‘道’的性状，而庄子的‘见一’亦可谓‘见独’，比较实际地切中‘道’的本质。

四、老、庄均属辩证思维类型。但在推演方式上也不相同。老子较多采用理论思维的方式，常用‘是以’‘故’‘则’‘乃’‘曰’等逻辑推演递进性的词汇，有层层推进之迹。而庄子则不同，较多采用形象思维方式，以‘寓言’‘重言’‘卮言’，富有想象性的三言，来说明哲学道理。有关‘三言’的表述方式，下面自有专文论及，这里不作赘述。

《庄子》哲学的归结点，虽在于清静无为，因循大化；但它哲理思辩的方法，并不显得呆板与形式化，具有丰富的层次性与辩证性。也正是因为这种多层次的辩证思维方法，使《庄子》一书，在古代思想史上，确立了它的光辉形象与地位。

老子开创了古代思想史上辩证思维的源头，庄子继承、发展了这一思想方法论，他俩在直觉思维方法上的建树，是古代东方

① 《庄子解集·德充符》第1册，第190页。

对世界的一个重大贡献。在今天，直觉形象思维已为科学界人士密切关注；当人们追溯它的活水源头时，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古代——老、庄，这一对闪烁在智慧太空中的双子座。

第四节 庄子思想与儒学

就学术源流而论，庄子之学本于老子，而与儒家亦有重要关系。“援儒入道”是《庄子》书特色之一。

《天下》篇是庄子学派对当时各学术流派所做的总结性评论。文中把儒家列在显要地位；对儒学也很为推重，把它与古之道术联系起来，并放在其它诸子学说之前位。文曰：“以天为宗，以德为本，以道为门，兆于变化，谓之圣人。以仁为恩，以义为理，以乐为和，熏然慈仁，谓之君子。以法为分，以名为表，以操为验，以稽为决，其数一、二、三、四是也。”它把儒家学说放在仅次于道家的位置上，并以一、二、三、四将其与诸学派区别开来，这说明儒家学说，在庄学中亦占有重要地位。此外，在《庄子·说剑》篇中：“今夫子（指庄周）必儒服见王”，有与儒家相似主张用世的一面。《说剑》一篇，有人异议非庄子学派的作品，理由是该内容与《庄子》其它篇章大相径庭，认为是纵横家的作品。也有人说：“夫子”指的是庄辛，并非庄周。这些都是胡乱揣度。其实这篇文章内容与《庄子·内篇》中“大用”、“小用”之辩，互为表里，同样反映庄子的“体用”思想。

庄子思想与儒家的关系，还可以从其它著作中得到印证。

《史记·荀卿传》中提及庄子：“鄙儒小拘，如庄周等，又滑稽乱俗，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，序列著数万言而卒”。说得再明白不过。不仅说明庄周是“儒”，还指责他是一个“鄙儒”，不是

纯儒，表示蔑视。荀子这个人排他性很强，凡有不同学术观点的，他都要骂。他的《非十二子》就是一篇非议作品。他对庄周的非议原不足为取，然而却证实庄周与儒家的关系。至于对《庄子》与儒家学术思想之关系，王夫之曾有恰如其份的分析：“读《庄子》者，略其曼衍，寻其归趣，以证合乎《大易》‘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’，与《论语》‘知生’之旨，实有取焉。”^①这里王夫之尽管以道贯儒、以儒说道，存在着倾向，但在客观上也表明儒家经典《易》、《论语》等，曾对《庄子》作者的思想有过深刻的影响。但是否构成儒庄的脉承关系？

唐时韩愈曾说：“盖子夏之学，其后有田子方，子方之后，流为庄周。故庄周之后，喜称田子方之为人。”^②以后，姚鼐的《庄子章义》，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皆取此说。对此，近代思想家章太炎不同意这种说法：“以《庄子》称田子方，则谓子方是庄子师；然其《让王》亦举曾参、原宪，其他若《则阳》、《徐无鬼》、《庚桑楚》，各在篇目，将一一为庄子师邪？”^③章太炎主张庄子师承该属“颜氏之儒”。郭沫若申说其言，谓颜回和孔子，都是有出世倾向的人。言下之意，他们志趣与庄子相同。其实，历来研究庄子者，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，这就是庄子对儒家的直觉体认方法继承的一面。在这个问题上，过去都认为庄子对儒家人物的歪曲。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，直觉思维，都被视为荒唐不经之谈，为人所不齿。现举两则例子以明庄周对儒家人物的推崇。

“田子侍坐于魏文侯，数称谿工。文侯曰：‘谿工，子之师邪？’子方曰：‘非也，无择之里人也，称道数当，故无择称之。’文侯曰：‘然则子无师邪？’子方曰：‘有’。

①王夫之：《庄子解·达生》，第156页。

②《韩愈集·送江秀才序》。

③《章氏丛书·别录》。

曰：‘子之师谁邪？’子方曰：‘东郭顺子。’文侯曰：‘然则夫子何故未尝称之？’子方曰：‘其为人也真，人貌而天虚，缘而葆真，清而容物。物无道，正容以悟之，使人之意也消。无择何足以称之！’子方出，文侯恍然终日不言，召前立臣而语之曰：‘远矣，全德之君子！始吾以圣知之言，仁义之行为至矣！吾闻子方之师，吾形解而不欲动，口钳而不欲言。吾所学者直土梗耳，夫魏真为我累耳！’^①

“曰：‘敢问心斋，。’仲尼曰：‘若一志，无听之以耳，而听之以心，无听之以心，而听之以气！听止于耳，心止于符。气也者，虚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虚。虚者，心斋也。’”^②

从两则引文中可以看出，无论是韩愈的庄子师承子夏、田子方说；还是章太炎的庄子师承孔子、颜回说，都不能回避一个现实问题：《庄子》书一直把儒家的礼教、仁义摆在‘道’的屈从地位。它抨击“礼教”、“仁义”很大的原因也在于儒家视“仁义”为根本，贬低了“道”的地位。因此，《天下》篇中，对儒家与“仁义”作了上述的处理，给以一定的地位。此外，还有一点，无论是‘庄承田子方说’还是‘庄承颜回说’，从所记具体内容来看，无论颜回与孔子，或是田子方与魏文侯一问一答之间，所谈皆是静功体道之法，没有涉及仁义方面的内容。这就清楚说明，庄子学派对儒家思想的汲取是先后有序的。他们主要汲取儒学的“生知”——直觉体道法，而对礼教、仁义则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。

儒家思维方式，基本上还是注重经验的‘习知’法，但也不排斥‘生知’。孔子晚年以及他的一些门徒也讲静功体道。庄子所注

① 《庄子集释·田子方》，第 701 页。

② 《庄子集释·人间世》，第 147 页。

重的就是这种方法。有些人总以为《庄子》书中有关孔子的记述是臆造的，目的在于借孔子师事老子之说，抬高道家的地位。这种说法并不客观，因为战国时期儒家地位并不高，社会影响也不大，相反道家倒很吃香，完全没有必要搞借儒捧道。

当然，应该指出庄子的直觉思维法并不完全从儒家那里搬来的，只是间接借鉴。道家的直觉思维创始于老子，到庄子时融汇诸家之长，可以说臻于成熟地步。道家的‘睹道’‘明道’‘体道’是由外而内的‘体道’法，与儒家‘生知’，由内而外的‘体道’法有所区别的。

那么，庄子为什么还要借鉴儒家“体道”之法呢？因为庄子思维比老子有所发展。他注意到思维之内修与外达的关系，即“内圣而外王”的理想境界，是庄子学派孜孜不倦追求、奋斗的目标。他借鉴了儒家内修外达的思维特点，达到自我世界与外在世界和谐统一。这也许是庄子援儒入道，以儒补道的意图所在吧！

第五节 《庄子》——先秦智慧的探索

古代‘智’与‘知’相通用，所以在‘能知’与‘所知’含义上往往混淆不清。应该说‘智’与‘知’有相通的一面，但也有相异的一面。古代思想家荀况，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表述：“虑积焉，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。正利而为谓之事。正义而为谓之之行。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。知有所合谓之智。”^①诚然‘能知’是指认识能力；‘所知’是指对客观事物的接受和了解，而‘智慧’就是这两者的结合。

① 《荀子新注·正名》第367页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。

在先秦,儒、道、墨三家都论及‘知’的问题。孔子的‘生知’而后流变为孟子的‘良能’、‘良知’,使‘知’的问题染上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。前期墨家是一群力行主义者,他们‘言必立仪’主张三表之法。“三表”是综合经验论,把经验、真理、价值三者熔为一炉。前期墨家不屑于‘体道’,对‘养精怡性’一类不感兴趣只重视实在感觉经验的印证:“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,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。请或闻之见之,则必以为有;莫闻莫见,则必以为无。”^①后期墨家在‘能知’与‘所知’上有重大进展。在《墨经》中对知识来源与一般所说的“知识”做了区分。《经上》说:‘知,材也。’是说‘知’是人身具有一种认识的才能。《经说上》云:‘知材,知也者,所以知也,而不必知,若明。’

(据胡校)指出人自有认知的才能,但有此才能,未必一定有知识。有如目之明,却不一定都能看到。意谓此所以知之能力,与外物相遇,方有所知。比较客观说明了“能知”与“所知”的依存关系。所以墨家论“知”是重经验实践的。道家“不出门知天下”,比较重视‘知不知’的玄观静览。

道家比较重视‘智’的探讨,老子所说‘大智若愚’、‘知人者智’。老子出于人体智能发于自然的观点,强调‘小智’不能扰乱“大智”,因此他竭力反对犬马声色与功名利禄,因它们都会导致“利令智昏”。道家论“智”,着眼于保养人体思维机制的自然性、客观性,即所谓的‘养精怡性’。

道家与儒家对人们的智能都做过比较和分类。孔子把人的智能分成‘上智’、‘中智’、‘下智’三类,并认为‘上智与下愚不移’。他自认为属于第二类,“非生而知之”,而是‘学而知之’。但因他勤于“闻道”,到晚年才算大功告成。儒家后辈中具有“生

① 《墨子闲诂·明鬼》(下),第4册,第139页。